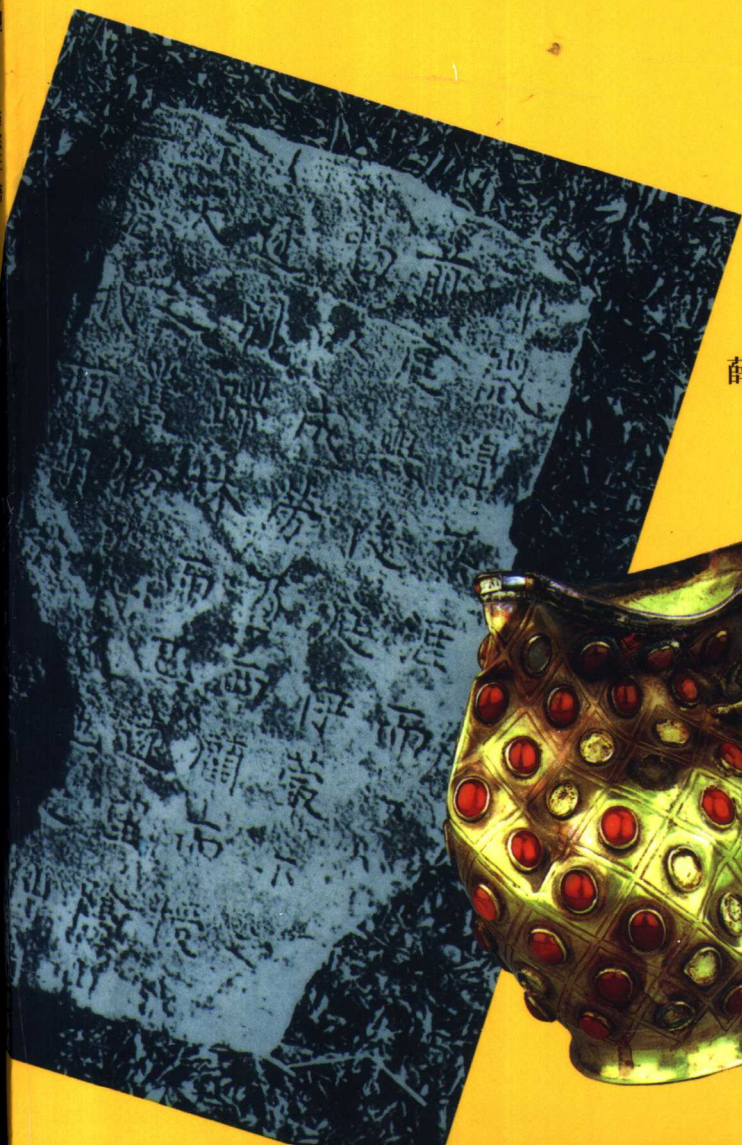


西域史话

古川逝水伊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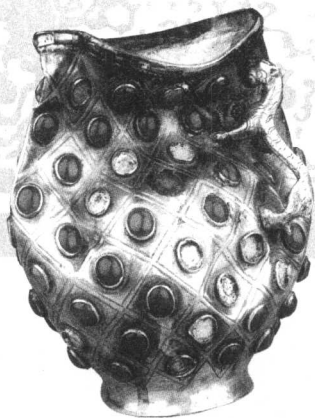
薛宗正 著



西域史话

古川逝水伊犁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川逝水——伊犁/薛宗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8

(西域史话)

ISBN 7 - 222 - 03501 - X

I . 古... II . 薛... III . 伊犁—地方史
IV .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873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闵艳平

西域史话
古川逝水——伊犁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25 字数: 93 千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 - 222 - 03501 - X/K·326 定价: 10.50 元

目 录

- 一 苍穹天马古塞人/1
 - 寻找时间隧道的入口/1
 - 张骞初通乌孙/9
 - 和亲彩带与汉西域都护府/13
 -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19
- 二 绿野牧歌换新声/27
 - 石人之谜解读/27
 - 悦般、柔然与高车/30
 - 突厥与西突厥汗国/36
 - 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42
- 三 大唐勋铭碎叶墟/50
 - 西突厥归唐/50
 - 唐朝濛池都护府/55
 - 阿史那献与苏禄/61
 - 怛逻斯大决战/67
- 四 马上雄风的恢弘与衰落/70
 - 西辽帝国/70
 - 蒙古大汗与元朝/74
 - 黄金家族的后裔/79
 - 卫拉特与准噶尔汗国/84
- 五 清朝伊犁将军府/91
 - 立碑格登山/91
 - 大本营惠远古城/93
 - 各族共聚伊江滨/100

- 流贬英才萃边陲/110
- 六 百年荣辱旧梦萦/115
- 雅尔噶金矿的枪声/115
- 血雨腥风外寇来/119
- 还我河山收伊犁/124
- 辛亥革命谱新篇/126

今天的伊犁河,汉代名伊列水,唐代名伊丽水,元代称亦列河。伊列、伊丽、亦列、伊犁,都属同音异写,千百年来始终同一河名。这条发源于天山北麓的内陆巨川全长约1500千米,洪波浩荡,流经我国伊犁地区约长442千米,迂曲西注巴尔喀什湖。伊丽水东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区单元。汉代属西域都护府遥领,唐朝先后属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治下的濠池都护府领疆,元朝属阿力麻里行尚书省,直到清朝《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中俄伊犁条约》签署之前,伊犁仍有东路与西路之分,虽然现今属于我国的伊犁地区已仅限于当年的伊犁东路了。岁月逝水,让我们溯流探源,去寻觅这条千古巨川历史流程中的沧桑巨变吧。

一 苍穹天马古塞人

伊丽水流域风和日丽、苍穹天马,最高的牧草,长可及腰,羊群隐没,乃是孕育草原文明的理想摇篮。一群高鼻深目,头戴尖顶帽的塞人则是这种粗犷文明的最初创造者,汉代西域大国乌孙也是塞人中的一支,他们的活动催醒了这片肥美草原的拂晓黎明。

寻找时间隧道的入口

通向没有文字记载的迢迢远古,是一条混沌阴暗的时间隧道,我们只能以山中岩画、草原古墓和被遗弃的古代

石器等先人遗迹为路标，去寻找通向这条隧道的入口。

岩画是古代先民留下的艺术作品与生活图像，广泛分布于伊宁、尼勒克、霍城、昭苏、新源、巩留、特克斯诸县市。重要的岩画点有伊宁县卡约鲁克沟、劫米克拜、红光牧场、穷科克、塔特朗、霍城县的干沟、新源县的阿克赛沟、阿吾热勒山、克孜勒塔斯沟、喀拉汉德沟、巩留县的萨尔布津、特克斯县的阿克塔什洞窟、阔克苏河峡谷、库克苏河水电站、科克苏等地。在这些岩画中，动物图、狩猎图占有重要比重，生动地再现了古代伊犁草原的原始生态，出现了大角羊、山羊、黄羊、鹿、马、牛、骆驼、狗等各种动物。其中有关大角羊、山羊、鹿的图像最多。狩猎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些野生动物。特克斯县阔克苏河峡谷上游区岩画又称买提格尔岩画，路东的一块高2米、宽3米的巨石上出现了野马群的壮伟画面。新源县阿吾热勒山岩画群分布在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至则克台镇广大地域，其中克泽勒塔斯岩画场面最大，长约10米、宽约2米，镌刻着各种神态的马、牛、羊、骆驼和多种野生动物。并出现了狩猎画面：有一群鹿被猎人团团围住，公鹿雄壮高大，角长又多；许多猎人，或站或骑马，手执长弓，向鹿群射箭。出现了骑马的猎者，而且狗的形象总是和猎人一起出现，说明马和狗已为人类驯服，并成为人类的朋友。新源县则克台镇铁木尔勒克村阿克赛沟岩画所绘图像表明，当地居民，无论男女都戴尖顶帽。这是塞人中的一支尖顶帽塞人的典型服饰特征。可见伊犁河流域本是古代塞人的分布地。伊犁河上游昭苏县的夏台等地土墩墓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为2400~1800年前，相当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根据人类学家韩康信对墓中出土的7男6女总13具人骨测定数据，也可印证塞人存在的事实。其中11具可归入西方高加索人种支系，男性头骨粗大，额

倾斜中等，眉间突度强烈，眉弓粗壮，鼻根压凹深陷，面部水平方向突度中等，鼻骨强烈突出。只有两具女性头骨具有蒙古人种特征。这座昭苏土墩墓的西方人种头骨，与帕米尔高原的长狭颅地中海型的古代塞克人头骨有明显区别。而与同时期的中亚塞人头骨差别不大。

今伊宁市北约 15 千米的阿克吐班麻扎附近丘陵地与河流之间，发现了一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使用穿孔石斧、石杵及其他石制用具。但是否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不能确定。因为迄今伊犁地区的墓葬中都发现了石器与金属器并存的现象，这些墓葬大都是圆形土墩墓，大多以三五个到二十余个为一组。大多南北向，排列整齐，也有一些为三五个土墩围聚在一起。这些土墩非常醒目地暴露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有的土墩上还绕有石圈，或铺上一层卵石。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新源县阿吾拉勒山南麓铁木里克沟口的墓葬群分为四种形制：大型为竖穴单室木椁墓，中型或为竖穴双室木椁墓；或为长方形竖穴，内层填石板，小型则仅为简单的竖穴土洞。除一无葬物的贫民以外，大都以羊为殉，较富有的人则殉马，狗是牧人重要的助手，塞人墓葬中已发现狗的骨骸与马、羊的骨架并存。1961 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在昭苏县发掘的两个墓葬群出土物有陶质的盆、罐、壶，和小铁刀、铜圈等简单的金属器物及羊、牛、马、狗骨等。1987 年新疆考古所在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沟口清理了 3 座卵石土墩墓，出土了单耳陶罐，无耳陶罐和钵，都是手制的夹砂红陶，红衣红彩。图案有方格纹、三角内填网纹、月形及波纹，以及少量铜器、铁器。1976 年自治区博物馆尼勒克县挖掘了喀什河南岸、阿乌拉勒山前地带的哈拉图拜墓葬群中南北排列的 3 座墓，出土了金乌铜斧、金片、陶器、铁器、铜器等。都属原始的手制陶

器，有泥质红陶和夹细砂红黄陶。特克斯一牧场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体形较大。其中一个陶釜，高 12 厘米，口径 12.5 厘米，敛口，鼓腹，大圈底，略平，上腹部凸起有 8 个相连的弧形附加泥条，泥条上刻锥刺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陶质都是夹砂陶，沙粒较粗大，并夹有云母片。颜色红褐或灰褐，斑驳不匀。新源黑山头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烧制水平较高，多彩陶，少素面，陶质较细，器壁薄、花纹繁缛、色彩鲜丽。花纹多为网纹、倒三角形、半圆涡纹、横线纹等。其中一件单耳彩陶罐，口径 11.8，高 12.5 厘米，通体红陶绘网格纹，单耳彩陶罐，口径 9.5，高 14 厘米，红彩，口沿绘倒三角形纹，腹和底绘平行横线纹，应属当时的陶器精品。另一彩陶釜，口径 21，高 11.5 厘米，红彩，腹部饰倒三角纹、带状纹等（插图 1）。有趣的是釜内盛羊椎骨，旁置一小铁刀，充分体现了塞人生活的特征。夏台一处塞人古墓中出土的彩陶壶也属烧制较好的陶器，口径 11 厘米，腹径 19 厘米，高 29 厘米，通体红彩，上绘倒三角、文格、平行折线等繁缛纹饰，且配色谐和统一（插图 2）。塞人的青铜器冶造技术非常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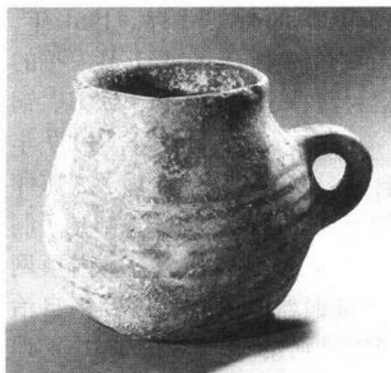


图 1 新源黑山头彩陶罐
祁小山摄



图 2 昭苏夏台彩陶釜
祁小山摄

注目，尼勒克县城南3千米的奴拉赛沟中发现了一座塞人经营的古铜矿遗址，分采矿、冶炼二区。10余处竖井矿洞至今保存完整。洞口约1米见方，洞长者20余米，最宽3米，井壁和井下都用圆木支撑，井下遗留有巨大的石锤、大小不等的采矿石斧和木质编筐等，洞口周围有大量的矿石。冶炼遗址在矿井附近的山坡上，遗有炉灶、炭灰、矿渣等物，洞口周围有数块很大的铜饼，含铜的纯度较高。磨光面呈银白色，光亮可鉴，光谱分析含铜量高达60%（插图3）。黑色炉渣中还残留着木碳和木质纤维状印痕，说明炼铜的燃料是木碳。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已达2500年。作为伊犁河三大支流的特克斯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流域都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如巩留县出土的4件鹿头铜饰（插图4），鹿首铜



图3 尼勒克奴拉赛铜矿出土铜块
祁小山摄

饼分析含铜量高达60%（插图3）。黑色炉渣中还残留着木碳和木质纤维状印痕，说明炼铜的燃料是木碳。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已达2500年。作为伊犁河三大支流的特克斯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流域都出土了许多青铜器。

如巩留县出土的4件鹿头铜饰（插图4），鹿首铜



图4 巩留县鹿头铜饰 祁小山摄

带饰，新源县康苏乡出土的铜羊，羊角极高而弯，属典型的新疆大角羊（插图5），都以动物为图案，造型别致，反映了塞人的审美追求。此外，还出土了铜斧、铜铍、铜凿、铜铲、青铜铃、青铜高脚



图5 新源县青铜大角羊 祁小山摄

油灯、对虎纹铜器等。伊犁塞人青铜器的精品是新源县



图6 新源青铜武士像
祁小山摄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青铜武士像，这座高42厘米，重4公斤，空心的青铜武士造型端庄英俊，全身鼓凸的肌肉，威武的神态，恰似力量的化身。头戴尖顶带弯钩状圆帽，面目丰满，二目前视，双手环握执物。上身裸露，腰间略围遮身，赤足，两腿一跪一蹲（插图6），这一形象同波斯贝希斯敦大流士纪功碑上所镌低头臣服的塞人首领戴尖顶毡帽，身穿长袍、高靴的形象何等相似，共同反映了塞人的体质和服饰特征。

“塞人”或“塞种”的记载出自我国史学名著《汉书》，即希腊人和波斯人记载中 Saka 的音译。见于被西方推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名著《历史》及波斯大流士纪功碑铭，是广泛活动于中亚地区的印欧系古族，分为不同的支系和族群存在。戴尖顶帽的塞人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就属于这一

支。韩康信的人类学体质研究成果确定这支塞人的西方人种特征不明显，而与短颅化的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印欧人种相接近。《汉书·西域传》说塞人“随畜逐水草”，希腊作家也记塞人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游牧古族，使用长弓、战斧、青铜短剑作战。夏天住在木制方格支撑的可拆卸的圆柱形帐篷里，冬天别有木屋。巩留县出土了3件具有塞人独特风格的青铜斧，以短管盃式，斧体长，宽刃，壁饰针叶纹为特征。塔城也发现了一柄类似的长斧，更为精致（插图7）。美国学者麦高文认为



图7 塔城青铜斧 祁小山摄

塞人是世界上最早骑在马背上的古族，马蹬和裤子是塞人的重大发明，匈奴的轻骑驰射据说就是从塞人那里学去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则不仅引起了中原由车战到骑战的历史性变化，而且引起易裳为裤的服饰革命。早期塞人男女地位差别不大，战争不仅是男性的职业，希腊作家克衣特斯在其著作中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玛萨盖特伊女王托米热斯在丈夫战死后，继续统率部落苦战，重创入侵的波斯军队。男女都戴毡制的尖顶帽，骑马穿裤，长袍和无领、无袖的披风也是塞人的传统服装样式。富蕴县康巴拉斯岩画中，就有牧民穿长袍

放牧的情景。花刺子模和额费拉昔雅卜（撒马尔罕）还发现了穿着长袍的塞种泥塑神像。塞人以马为骑，以羊为食，以马奶酒为饮料，只有老人和小孩才喝牛羊奶。

对于塞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过去人们了解不多。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他们存在着日神崇拜，有杀马祭天的古俗。原因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配得上诸神中的太阳”。特克斯县阿克塔什洞窟是迄今伊犁地区发现的惟一一处洞窟彩绘岩画遗存。位于特克斯县乔勒乌泽克乡阿克奇村北约2千米阿克塔什半山腰一处黑石岩洞内外，以赭红色颜料绘有羊、马和太阳。其中太阳的图像在洞口、洞内和洞底三次出现。洞口右面岩壁上的太阳直径4厘米；洞内右面岩壁上的太阳直径0.06米；相隔半米左右又是一个直径0.07米的圆太阳。而在洞底的岩壁上则是一个更大的圆太阳，分成内外两个圆形；中间的小圆形，直径0.06米，外面的大圆形直径0.28米，并把外圆0.22米全涂成红色，真有红日光芒射九天的感觉。这种赭红色的颜料在塞人的观念中是祈吉的象征，在不少大型土墩墓中曾发现遗骸上涂抹着这种颜料的痕迹，这里应是一座进行日神崇拜的圣殿。希罗多德还记载塞人将剥下的敌人的头皮，鞣软后挂在马缰上，将敌人的颅骨当作饮器的习俗。后来匈奴也有这种习俗，大约是同骑马、马蹬一起传入漠北的。塞人特别喜欢和崇尚以猛兽纹图案为主体的艺术形象。其中狮子和猛禽尤占重要地位，如狮身鹰头像、狮头马身像、羊头狮身像等，这种喜好固然同塞人游牧狩猎的生存形式密切联系，也有可能接受了波斯文化的影响。据前苏联考古学家的报导，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塞人墓中还存在着颅骨穿孔和使用面罩与面部模型的习俗，但迄今我国伊犁地区尚无类似的考古发现。

张骞初通乌孙

汉朝对乌孙的了解始于张骞的西使，这是孤胆英雄的冒险生涯谱写的辉煌乐章。张骞第一次西使的目标本来是寻找和结盟西迁的大月氏，共同反对匈奴，这一努力虽然失败了，却由此全面认识了乌孙，认识了西域，因此，他的第二次西使就发生了外交政策的重大转移，汉朝结盟乌孙揭开了西域并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序幕。

秦汉之际，中原纷扰，西域阻塞，居住在中原的华夏人所能了解的四境强邻主要是匈奴和月氏。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北方游牧奴隶制政权出现在地平线上，大体与西汉王朝实现我国内地的政治统一同时。匈奴未必是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以挛鞮氏为王族，以操阿尔泰系各支语言为主体乃至包括不少操伊朗语的庞杂族群在内的各游牧族群形成的部落联盟，国君称为“单于”，以“天之骄子”自居。这个单于家族出身的挛鞮氏所操的“古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的中支，近似于古蒙古语。其他操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语言及印欧系东伊朗语族语言的诸部都是其治下的属民。冒顿单于最先从塞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骑射技术，并发明了用一种称为“鸣镝”的响箭来指挥军队。轻骑驰骋，所向披靡，迅速击败了昔日的北方霸主东胡和大月氏，将大月氏王的头颅制成饮器，迫使大月氏举族西逃，远迁中亚。匈奴又进军漠南，攻掠塞上。长城外鸣镝的呼啸和战马嘶鸣不断惊扰着天空自由飞翔的白鸽和村落中安详的鸡犬。一代雄君刘邦也只能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无奈叹息。其后匈奴更加强大，统兵远征西域，楼兰、呼揭等西域诸国都被其征服。其麾下日逐王驻兵同危须、焉耆只有一山之隔的天山北麓，进而分遣名为“僮仆都尉”

的监督收税官员进驻所臣服诸国、诸部，控制了西域各国内政、外交，对汉朝形成了步步紧缩的半月形包围圈。到了公元2世纪的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决定对匈奴进行全面反攻，为此，先遣使者秘密出使西域，交结同匈奴有仇的大月氏，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使命，被称为“凿空”，“空”就是“孔”，即窟窿的意思，凿空，就是重新凿通被匈奴切断的丝绸之路。羌汉杂居区汉中人张骞最先肩膺这一历史重任，开始了他的传奇式生涯（插图8）。



图8 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壁画摹本 祁小山供稿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建元三年（前138）他第一次出使时，不但西域，而且连河西走廊也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他与副使胡人堂邑父率领百余人的使团很可能装扮成商队模样，出长安，经陇西，沿祁连山麓羌人居住区西进，但还是中道被捕了。在匈奴境内被羁留了整整十年，与匈奴姑娘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那支象征汉朝信物的节杖一直珍重地保存着。正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堂邑父等人成功地逃出了匈奴国境，沿着被称为“羌中道”的丝路南道前进，跋涉于千里荒原、雪山绝谷之间，许多使团人员倒毙路上。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善射的堂邑父，射猎天上的飞鸟充饥。张骞等幸存者还是胜利地越过葱岭，进入中亚内陆。这时大月氏早已经历了多次迁

徙，最后定居在妫水，即今阿姆河北岸肥沃的塞人故地。张骞等经由建国于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的大宛王派译员、向导护送到康居，康居再遣使送他们找到了早已失去复仇意志的大月氏。张骞这次外交结盟的使命并未实现，返回时又被匈奴俘获，仍被遣送原居地。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再次与堂邑父共携匈奴妻子、孩子一起逃出，数百人几乎死亡殆尽，仅张骞和堂邑父二人生还长安。张骞此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带回了大量有关西域的确切情报，其中包括乌孙。张骞封博望侯，堂邑父封奉使君。由此汉朝确定了改而交结乌孙的基本国策。

乌孙 (Usun)，这种现代汉语的读法同汉代的古音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古汉语音韵学的公认成果表明，今音之合口元音 u，上古多读为开口元音 a，乌孙的汉代读音实为 Assin。这个汉代音译的族名同西方文献中塞人的一支 Asen 非常相近，现已一般写作阿息，其实就是汉代的乌孙，说明乌孙原本是出自塞种的一支，后来就以这个族名作为国名而载入史籍。乌孙原本是一个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小国，匈奴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这里的祁连山不在今甘肃，而应指今新疆东部的天山。见于史册的乌孙初代君本名难兜靡，约于西汉文帝三年（前 177）月氏西征乌孙，难兜靡兵败被杀，国境遭月氏占领，部众大多逃奔匈奴。其子猎骄靡尚幼，傅父布就翎侯抱藏草中，有狼乳喂养，乌鹊衔肉等奇迹，入匈奴后，为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收养，长大后仍令统领乌孙旧部。为匈奴征战，多建功勋，驻匈奴西境。这时，月氏本已西迁伊犁，而猎骄靡为报父仇，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左右，率众再破月氏，迫其向中亚远徙，伊犁河谷遂为乌孙所占，势力日盛，建牙赤谷，匈奴军臣单于发兵讨伐，兵败，遂与匈奴分庭抗礼。乌孙人 (Assin) 与伊犁河流域的原住居民都属不

同支系的塞种，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记其体质特征是“青眼赤须”，就像“今之胡人”，清徐松引古籍焦氏《易林》说乌孙氏女子多“深目”“形异”，属印欧系人种，乌孙应是塞人所建国家。但国内人种并非仅此一支，《汉书·西域传》中留有明确记载“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大月氏似乎属于一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黄白混血人种，初为匈奴所破，西迁伊犁，后又为乌孙破其兵，夺其地，才远迁妫水。其中一批大月氏人就留了下来。因此，乌孙的官爵名号，都与波斯化很浓的中亚贵霜王朝的相似。国王称昆弥，又作昆莫，亦即 kun beg 的音译，意思是太阳命名的匈（伯克）。猎骄靡的傅父称布就翎侯，其中布就为名，“翎侯”则 yabyu（叶护）爵号，这个词起初并不是突厥语，而是波斯语汇，早已见于波斯古经《阿维斯塔》。此外还有相、大祿、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等不同等级的意译官号。拥有 12 万户的众多人口，约 63 万人，古代兵牧合一，凡成年男子都要拿起武器，这种青壮年男子约有 18.88 万人，这一数字在人口稀少的古代是非常巨大的。加之乌孙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① 的游牧族群。迁居伊犁河流域以后，羊马繁衍，经济实力也猛然增长，国势日盛，西邻康居，东北邻匈奴，西南邻大宛，算得上西域第一大国。因此，至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张骞再次上书自荐结盟乌孙，第二次踏上了西使的征程。

这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已全线展开，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继大将军卫青重创匈奴的北伐之后，骠骑将军霍去病又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建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通向西域的大门已完全

① 《汉书》，卷 96，西域传。